

參加亞太議聯工作記

(本文插圖刊29頁)

郭驥

中外雜誌歷經二十年的努力，已卓然有成，名副其實成為廣大讀者的刊物了。在慶祝它二十歲「生日」的此刻，不禁使我連想到我個人二十年來參加「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工作的往事，親身經歷，略紀所感，即以此為中外雜誌二十歲生辰誌賀。

——筆者

創立廿年日益茁壯

當民國四十九年中期，亞洲民主國家國會中有識之士，鑑於世界國會議員聯合會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簡稱爲 I.P.U.) 組織的鬆弛，了無作爲，且有漸爲共產集團所把持之趨勢；我亞洲自由國家國會議員們，尤以具有反共意識的人士，咸對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認爲足以威脅世界和平，引爲隱憂。國會議員應運用其政治影響力，督促各該國政府採取反共措施，發展組織功能，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團結，一則以充分表達其所代表的人民意願，再則以人民代表的身分，以影響各該國政府，共同致力於促進亞洲地區的自由、民主、安定與繁榮。於是，乃有發起組織「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的倡議 (The Asian Parliamentarians' Union 簡稱 A.P.U. 亞議聯)。

民國五十四年二月廿六、廿七日，亞洲民主

國家國會議員代表人士，中華民國谷正綱博士 (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倪文亞先生 (時任立法院副院長)、張維翰先生 (時任監察院副院長)，和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先生 (時任國會議員)、資深國會議員千葉三郎先生，及大韓民國、菲律賓、泰國等五個國家的國會議員領袖們，首次集會於東京，籌備組織事宜，包括草擬並初步通過聯合會的憲章草案等，籌備於此告成。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四日，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第一屆大會，在東京召開。與會國家，除發起國——中華民國、日本、大韓民國、菲律賓、泰國等五個國家外，同時參加爲會員的有寮國、馬來西亞。前越南共和國也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會議。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從此正式成立，成爲此一地區國會階層具有積極反共意識的機構，更是亞洲歷史上的一項創舉。

亞議聯自民國五十四年成立以來，會員國輪流每年召開大會一次，理事會一次，以其憲章中所揭櫫的宗旨：「……爲實現與維護完整之自由及真正之民主，以獲致亞洲之持久和平與繁榮……」迎合世界潮流，並反應地區內人民之願望。透過與會國家國會議員們的同心戮力，至民國五十八年冬在臺北召開第五屆大會時，會員國已擴展到九個國家：計有中、日、韓、菲、泰、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越南；觀察員國有印度和紐西蘭

。接着，高棉於民國五十九年六月由國會議長英丹 (B. Chh) 率團以觀察員身分來臺北參加亞議聯第八屆理事會；翌年高棉正式入會，是爲亞議聯發展初期的全盛時期。計有十個會員國，下屬除中央秘書處 (設在東京) 外，尚有兩個文、經組織——亞洲文化中心 (設在臺北) 和亞洲開發中心 (原設在馬尼刺；馬可仕實施戒嚴，國會停止活動，乃移往東京)。每年大會的召開，各會員國莫不派遣強大代表團出席會議；尤以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底在臺北舉行第五屆大會，出席會議人士達一百九十八人之多，各國國會議員多親臨與會，冠蓋雲集，極一時之盛。

民國六十四年，中南半島三邦——越南、高棉和寮國相繼陷落於共黨之手，亞議聯會員國頓失三邦，而世界「低盪」逆流洶湧，更使東南亞若干國家受此衝擊而舉棋不定，與會態度闕珊，使此一亞洲國會議員的反共組織，深受影響。幸我國與日本、韓國等立場堅定，仍秉持大會憲章精神，擴展會務，奮力不懈，其間觀察員國及地區先後與會者計有澳洲、紐西蘭、斐濟、斯里蘭卡、伊朗、土耳其、西薩摩亞、巴布新幾尼亞、關島、諾魯。諾魯並於民國六十七年加入爲會員國，並於同年秋在該國舉行第十四屆大會，當年與會的中南太平洋新與島嶼國家及自治區更有吉爾伯特羣島 (現稱吉利巴斯)、馬紹爾羣島、北瑪

利安那、麥克羅尼西亞、美屬薩摩亞，這是亞議聯向中南太平洋發展的起步。

亞議聯第十六屆大會於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初在臺北召開。身為地主國的中華民國國會議員團，在總召集人谷正綱博士的領導下，鑒於中南太平洋地區新興島嶼國家的相繼興起，及此一地區戰略地位與資源的重要性，乃全力擴大邀請，與會會員國家除中、日、韓、菲、泰、諾魯外，觀察員國與地區計有美屬薩摩亞、關島、印度、印尼、吉里巴斯、馬來西亞、馬紹爾、麥克羅尼西亞、北瑪利安那、巴布新幾尼亞、斯里蘭卡、東加、吐瓦魯、萬那杜、西薩摩亞，共二十一個國家與地區參與會議。會中我國代表團鑒於亞議聯形勢發展，已伸張至中南太平洋，且甚多國家先後表示有意加入為會員國。為使「聯合會」名稱更能迎合地區組織發展之需要起見，遂於大會中提出議案，倡議「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予以易名，改稱「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Asian-Pacific Parliamentarians' Union)，簡稱爲「亞太議聯」(APPU)，這是「亞太議聯」發展的新高潮，步進全盛時期的新起點，也是亞太地區一支維護和平安定，促進繁榮具有積極性的力量。

亞太議聯的成立已屆滿二十年了。二十餘年來的發展茁壯，由五個發起會員國擴張到二十餘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仲會員國(Associate-member nation)和觀察員國(Observer-member nation)；由亞洲地區到亞太盆地，每年經常召開大會、理事會。至於文化學者會議、經濟專家會議，則每兩年召集一次，相互訪問活動，蓄集

並團結亞太地區內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學者、經濟專家等，共同為促進地區的自由、和平、安定、繁榮而奮鬥。其所表現的精神與努力，可見於歷次會議的決議案暨大會的聯合聲明中；其成就涵蓋了政治、社會和文經層面，茲就其聲華大端，具體事實，略述如下：

1. 促進菲、馬兩國的復交：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兩國，於民國五十八年間，曾因沙巴主權問題的爭執，導致雙方斷絕外交關係。同年十一月底，亞議聯第五屆大會在臺北召開，我國國會議員團總召集人谷正綱博士，邀請兩國國會議長來臺北出席會議，菲律賓國會議長羅瑞爾(Jose B. Laurel, Jr.)、馬來西亞國會議下院議長尤索夫(Dato C. M. Yusuf bin Sheikh Abdul Rahman)，分別率領強大代表團來華與會。會議開幕前夕，谷正綱博士與日本代表團團長岸信介先生等人認為會員國之間，有斷絕外交關係者，有違亞議聯之目標與精神，乃多方協調，主張菲馬兩國政府暫時擱置領土爭執，先行恢復邦交，獲致馬國議長尤索夫、菲國議長羅瑞爾的積極反應，分別向馬國總理拉曼、菲國總統馬可仕報告，均表示贊成。當時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先生假中泰賓館九龍廳設宴款待全體代表時，兩位議長步上講臺，握手言歡，釋嫌和好，雙方均坦誠表示，願盡全力，促成兩國關係之正常化。大會閉幕不久，兩國實踐諾言，宣告復交，爲亞太地區促進團結的具體表現。

促進邦誼捐助難民

2. 協助救濟中南半島難民：民國六十年亞議聯第七屆大會在高棉首都金邊舉行，棉共肆虐，疫病流行。龍諾總統派其親信與我代表團洽談救濟事宜，我代表團於回國後發動藥廠，捐助藥品，爲數可觀。自民國六十四年中南半島三邦落入共黨魔掌以來，該處連年兵荒馬亂，戰禍頻仍，難民爲逃避戰火，集結於泰棉邊境，達數十萬，在政治及經濟上對泰國造成巨大之震撼與沉重之負擔。亞議聯歷屆大會曾通過議案，呼籲國會議員與自由世界國家，共伸援手，協助救濟中南半島難民。民國六十九年九月間，我國國會議員團響應亞太議聯之號召，派遣代表團，由筆者任首席代表，與立法委員陶鎔、監察委員林亮雲等，會同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亞太議聯中央秘書處等機構，赴泰國考依蘭(Khao I Dang Camp)等多處難民營及救濟站，實地視察了解當地難民狀況。其間我國代表團並赴華裔難民營慰問，並致贈慰問金一萬美元。我代表團到達華裔難民營時，受到難胞夾道迎送，情況熱烈，極爲感人。其間受到當地難胞委託代寄世界各地親友求救函件多達一百數十件(按難民營對外發信，均受該營當局管制)。

3. 促進太平洋地區核子廢料之處理與改善：中南太平洋島嶼國家與地區，對日本將核子廢料沉入太平洋海底，認爲危害水域環境，影響島民生計與健康。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初，當亞太議聯第十六屆大會在臺北召開之際，關島議長湯姆斯·田中(Thomas V. C. Tanaka)於大會鄭重表示對此一問題之嚴重關切，其發言廣

受中南太平洋地區國家代表的支持，共同呼籲改善。日本代表團在此充分了解有關國家之態度，會後日本國會即派遣調查團赴太平洋各國考察實情，着手改善其核子廢料的處理，平息此一地區的紛爭，也加強了太平洋生態環境的維護。

多邊外交全面發揮

4. 我國多邊外交的環節：我國當前國際外交形勢正處低潮，若干與國間的正常外交關係中斷，國會外交，已成為多邊外交的一個重要可行的環節。自亞太議聯成立以來，我國會議員團頗能掌握此一環節，配合政府，發展國會議員團之關係，除每年亞太議聯各種會議活動外，平常各國國會議員的相互訪問，書函往還，均能隨時勢的需要，活潑積極進行；尤以我駐無外交關係國家的代表人員，甚能善用各該國國會議員的人際關係，建立管道，間接與各該國政府，充分交換意見，達成外交上的目的。

5. 組織友好訪問團：①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亞太議聯第卅二屆理事會在麥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首都波那貝 (Ponape) 召開，會後我國組織太平洋國家友好訪問團，推筆者任首席代表，國大代表黃昭仁 (民社黨)、監察委員李存敬、秘書長建謀等三人同行。立法委員王德箴因事赴美，臨時宣布不參加。先赴馬紹爾國，因為不明航線，飛回關島，由關島飛馬紹爾首都馬約羅 (Majuro)，是要經過波那貝的，飛了一段冤枉航程。關島議會秘書長威廉士 (Williams) 的太太在航空公司服務，替我們安排，得以提

前一日啓程，當晚深夜到達馬約羅，事先未及聯絡及預訂旅社，機場無人照料，至感困窘，幸遇該國教育部長，曾參加亞太議聯活動，有一面之緣，認識我們，主動前來交談，願意以其座車送我們進城，到一間由華僑開設的小旅館，客滿，老闆聽說我們是從中華民國臺灣去的，特別客氣，勻出兩個小房間來，讓我們過夜。次晨，馬國外交部就派員前來洽談，安排節目，請我們搬去總統賓館住，舒服多了。馬紹爾共和國由廿八個環礁及三十五個珊瑚島組成，共有千餘大小島嶼。鄰近國際換日線，陸地面積七十平方英里，海域面積廣達三十八萬六千餘平方英里，人口約三萬人，位於熱帶，平均氣溫為華氏八十一度，島民為獨木舟高手，在星散島嶼間，來去自如。當日上午晉謁總統卡布亞 (Kabua)，他的辦公室很小，放置孫運璿院長贈送的玉屏風及其他禮品。他對我國農技團的貢獻，表示十分滿意與感謝。

他的外交部長馬力克 (Malik) 說馬國完全獨立時，第一個建立外交關係的是中華民國。議長安寧 (Asten Anien) 請我到國會發表演說，優禮有加。我們還參觀了大約只有兩畝大的總統農場——我國農技團的傑作。馬國總統會請美澳農業專家種植菓菜，用化學肥料，未獲成功；我國農技人員，使用我國傳統辦法，施用天然肥料，種植蔬菜，飼養家禽，甚至種西瓜，體大而甜，馬國總統認為出現奇蹟，大為欣喜，不但節省菜類進口外匯，且可鼓勵國民自力更生。我國農技團設有訓練班，三個月一期，訓練馬國男女青年，可惜他們對此並不習慣，也無興趣，「你種我吃，

幹；我種我吃，不幹。」農業技術轉移，似未成功。

馬國仍是女性中心的社會習尚，女子在家庭中擁有繼承權，男子則無。女人在家庭中具有無上權威，男子等於入贅，太太不喜歡丈夫，丈夫只有出走了之。

世外桃源小住怡情

九月一日乘諾航班飛機飛諾魯，與總統戴羅伯 (H. Detoburt) 同機，機上另隔一艙，他個人坐在裏面，我與他原屬舊識，約我進去閒談。他希望我國政府派一香蕉專家，協助其種蕉。我認為淡水供應問題，如不能解決，根本無從着手，他說將向附近國家租一個有淡水的島嶼種植。歸來，經轉達外交部，嗣聞我國派專家二人前往察勘，提出計畫，送請戴羅伯總統核示。

諾魯為一小島，四面環海，又稱「快樂島」，位於中太平洋，具有戰略價值，面積二十一平方英里，緊臨赤道，氣溫常年在攝氏廿五度至卅度之間，雨量不足，無山林溪谷，以致資源貧乏，日常生活必需品，全賴進口。除盛產磷礦外，別無他物，連飲水都需進口，驅車環島繞行一週，僅四十分鐘，人口五千餘，加上外國勞工三千人，其中華僑五、六百人，共約八千人。磷礦收入，每年約一億美元，收入多，人口少，沒有任何捐稅，公共汽車免費，只有小學四所，初中兩所，讀書不僅免費，且發給零用錢。自有航空公司與輪船公司。諾魯總統對我國很友善，不僅設宴款待，還請我們去參加其秘書長時塔 (Willis)

(Sir)的女公子婚禮，及國會議員兼全國僅八十名警察的警察副局長吉阿拉 (Derog Gioura) 五十壽慶。諾魯宴席，都是自助餐，每宴都有烤小豬，菜很豐盛，烹飪技術太差，淡而無味。還有一種奇異的風俗，沒有吃完剩下的菜餚，客人可以瓜分，甚至主人家裏的東西也可搬走。我個人很喜歡這個鄉村式的小島國，氣候乾燥，終年難得下雨，沒有任何污染，海天一色，寧靜清新。喧嘩繁雜的都市生活，使人厭倦，在這個好像世外桃源似的鄉村小住，覺得分外輕鬆，俗慮盡調。

我們在諾魯請客兩次，一次請政府官員與國會議員；一次請華僑，他們很喜歡吃中國菜，剩餘的分配給客人帶走，習俗如此，不以為怪。

在諾魯候機，停留四日，嗣赴斐濟 (Fiji) 訪問。斐濟位於南太平洋，面積一萬八千三百餘平方英里，人口約六十七萬一千餘人，我們住「旅遊精舍」(Travel Lodge)，設備佳可，我國商務代表寧紀坤兄很妥善的為我們安排活動日程。雖地處熱帶，氣候溫和，觀光收入為主要財源。屬父系社會，部族之間，發生爭奪時，勝利者將對方吃掉，故又名「吃人島」，為人所懼，此種習俗，早已不復存在了。拜會眾議院議長斐卡卡拉 (T. Vaka Tora)，邀請其訪華，欣然同意，允於年底或年初成行。參議院議長孟羅 (Sir. R. Monro) 及副總理甘爾洛 (Sir. Renala Ganilau) (當時總理出國) 握手言歡，親切融洽。

斐濟在英國統治時期，運進許多印度人種植

甘蔗，現在印裔佔斐濟人口百分之五十，本地人佔百分之四十四。八，餘為歐裔及混血種佔百分之二。三，包括華僑兩千餘人。斐濟雖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總理副總理議長都會來華訪問，中共提出抗議，斐濟政府答覆：「這是他們的私人行為。」中共僑慶，斐濟政府官員與華僑前往參加的只二百餘人；雙十國慶，到壹千餘人，就這一點看，可知國際社會和僑社的民心的向背了。

由斐濟飛東加，途經美屬沙摩亞 (American Samoa)，擬就便訪晤熟友沙摩亞議長杜亞 (Tuanaiian F. Tuia)，事先未聯絡，臨時打電話至其公館與辦公室均不在，其女在機場服務，不意相遇，安排座位，送上飛機，盡慰勉之能事，殊堪銘感。

友愛羣島祀祖美德

東加王國 (Kingdom of Tonga) 位於西太平洋，由一七一個大小島嶼組成，面積六百六十八平方英里，人口約九萬六千餘人，以農業為主，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島民好客成性，故有「友愛羣島」之稱，民風強悍，對游泳及潛水特別愛好，基督教影響雖大，但維持奉祀祖先的美德，與我國風俗習慣，頗相近似。首都努瓜婁發 (Nuku'alofa)，國會議長瑪亞平 (Ma' AFU) 與錢大使愛度等到機場迎接，瑪議長亦屬舊識，當晚在海濱餐廳設宴款待，備有烤豬四、五隻，大龍蝦數十個，其他海鮮不計，菜餚豐盛，味同嚼蠟，並有人造小島浮在海面上，表演土風舞，隔岸欣賞，別饒意趣。東加另有一奇景，即為

蝙蝠樹，數萬隻蝙蝠，倒掛在樹枝上，晝伏夜出，日間看去，宛如繁枝茂葉，晚上四出覓食，却成枯樹，空無一物。東加政府視為國寶，日夜派警守護，不准捕獵。國王軀體肥碩，重約貳百公斤，向不在星期日接見賓客，我們須於週一赴夏威夷返國，國王破例延見。王宮在海邊草地，佔地頗廣，未築圍牆，宮廷為兩層樓西式房屋，並不寬敞。國王和藹可親，希望華航班機延伸飛經東加，至於機場跑道的擴建與設備的充實，表示另行設法，意甚誠摯。我回答「陛下之意，當轉報政府參辦」。

民國七十二一年一月，我代表團於出席在關島召開的亞太議聯第十八屆大會後，組團訪問帛琉共和國 (Republic of Ratan)，推我為團長，國大代表宋益清 (青年黨)、立法委員謝崑山、監察委員劉耀西 (女)、王爵榮、秘書廉潔同行。帛琉位於中太平洋，由兩百多個火山岩及珊瑚礁島所組成，總面積為四百六十四平方公里，人口為一萬四千八百餘人，全國警察二十名。一月二十日上午飛抵帛琉首府柯羅爾 (Koror)，副總統艾特朗 (Aierong) 親率國會議長、議員、政府官員等到機場歡迎，住於前臺北市長楊金鐵的胞弟楊中保所開設的新柯羅爾 (New Koror) 旅館，只有五十餘個房間，在帛琉，就是頭等觀光旅社了。隨即拜會總統黎邁尼 (Renelliik)，談發展海洋資源與農業等問題，並拜訪國會議長沙利 (Carlons Sali)，當晚黎邁尼總統設宴款待，談笑風生，盛情可感。次晨，參院議長烏篤依 (Kaleb Dahi) 約早餐，餐畢，與參眾兩院議

員座談，對太平洋局勢、日本核子廢料處理，及協助帛琉發展農漁業等問題，交換意見，看法大致相同。經由帛琉政府的安排，我們還參觀過這個島國的名勝，包括愛瑞村的飛佩崖洞、阿巴依的原始教會和巨人屋。整個帛琉羣島就像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庭園，青巒碧海，相映成趣。翠綠的叢林，白色的沙灘，處處顯示着純樸自然之美。

華裔部長寬貸漁胞

帛琉政府有一位資源部長名王谷琪(Kiio-chi Wongs)，父親是我國山東人，已故，母親是本地人，我好奇，特往資源部訪問，只是一間小平房，他是帛琉惟一的留美學生，操英語流利，不懂半句中國話，他說我國漁民，不了解帛琉法律，常在其海域捕魚，不照規定手續辦理而被拘留，他總是從寬發落，希望我國漁民，先要「入境問俗」，免得許多糾紛與困擾。天涯地角，都有中國人的足跡，充分顯現中國人刻苦耐勞冒險犯難的勇敢精神。

日本曾贈送帛琉六艘動力漁船，使其漁民學習現代捕魚技術，收穫量可以大增，可是帛琉漁民不習慣，讓新式漁船停泊在碼頭生鏽，還是照傳統方法出海，回來出售魚獲，吃完之後，再出海作業。

我們在帛琉住兩天，受到熱誠款待，離帛前夕，政府與國會聯合歡宴，餘興節目為土風舞，小姐約七、八人，依照他們的風俗，賓主也要加入共舞，舞罷一曲，賞賜每一小姐一美元，插在她們的胸部，表示欣賞。

歸途，經關島訪問北馬利安那(North Mariana)首府塞班島(Saipan)，是日適為星期六，政府派安全官與總督特別助理到機場迎接，總督田那里奧(Tenoria)設晚宴招待，田氏原為衆院議長，出席亞太會議開會熟識，相見甚歡。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進攻該島，登陸後呼籲日本守軍約三千人投降，以免無謂犧牲，日軍頑強抵抗，「寧為玉碎，不願瓦全」，成為著名的「塞班之戰」，最後守軍逼迫島上所有日人，包括男女老少，從峭壁上跳海自殺，其悲壯慘烈震驚世界，戰後立有紀念碑亭，任人憑弔。海濱觀光旅社數處，設備現代化，日人來此渡假及祭掃者甚多。

次日，拜會參眾兩院並座談，對亞太議聯的前途，寄予厚望，並應參院主席鮑合(Bossard)午宴，晚間，我們假諾魯大廈頂樓臺北飯店同請當地政府首長及國會議員，觥籌交錯，熱情洋溢。馬紹爾與帛琉於二次大戰後，原由美國託管，現已允其獨立，內政外交完全自主，尚未完成法定手續而已。關島與北馬利安那則為美國的自治領，無外交軍事權。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世界的中心隨着亞太地區經貿的快速成長，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對亞太地區的貿易總額已首次遠超歐洲之上。雷根政府已一再表示，當前世界的中心已自歐洲移向太平洋盆地。亞太地區由於天然資源的豐富，人口的龐大，地緣的廣遼，發展潛力的雄厚，戰略地位的重要，更成為

當前羣雄必爭之地；尤以蘇俄頭子戈巴契夫於去年七月廿八日在海參威的驚人演說：聲稱蘇俄是亞洲太平洋的國家，對於此一地區歷史性的發展，將參與擔任一重要的角色。蘇俄的遠東艦隊是它實力龐大的海洋力量，北自海參威，中聯北韓的元山港，南到越南的金蘭灣，不但已構成對西南太平洋的威脅，而蘇俄的外交觸角已進一步伸入到中南太平洋——前年先與吉里巴斯簽訂一年的漁業協定而取得立足點(該協定已期滿失效)。去年夏天，萬那杜共和國不顧澳洲的警告，又上蘇俄的鈎和它建交，並於十二月間訂下漁業協定，迫得美國太平洋總部不得不宣佈「中南太平洋為一值得關切的地區」。近日來蘇俄外長謝瓦諾更足以說明紅色勢力向亞太地區的擴張已日甚一日，構成對此一地區和平安定的嚴重威脅。

我國地處西太平洋的中環，居海空線交通的要衝，戰略地位的重要，已為舉世所認知。當茲蘇俄正力圖在亞太地區擴張，面臨這一挑戰，我們應尋求各種可行的途徑，加強地區性的團結與合作，把我們國家的利益推展與區域性利益結合，造勢乘時，共同致力以遏阻共產勢力的擴張；那麼，對亞太議聯的功能，無疑地，將是我們發揮地區組織力量的一個可資運用的架構。身為發起會員國的我國國會議員團，二十年來致力於一國際機構組織的發展，曾經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回顧往昔，瞻望未來，我們正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推動亞太議聯的組織功能，來結合國家利益，致力於促進亞太地區的自由、和平、安定與繁榮。